



走出自大的误区

安徽合肥 周彪

自大,一方面表现为自尊自负,另一方面表现为吹嘘夸张。前者与一个人的见识、知识、经历有关,后者与好大喜功不健康的心态有缘。一个人长期生活、工作在偏僻封闭环境里不可能有大格局、高见识;一个人好大喜功爱好虚荣必然会吹牛邀功,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

庄子在《秋水》一文中描写了一个叫河伯的人,这位仁兄长期居住在黄河之畔,看到的只是黄河的水涨水落,每当“秋水时至,百川灌河”,河伯便“欣然自喜,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”。有一天他“顺流而东行,行至北海,望不见水的尽头”,这时河伯才知道自己过去是多么的盲目自大,并且自我反省式地感叹:“一个人听说的道理多一点,就以为谁也比不上自己,这就是说的我呀。”庄子笔下的河伯并不是真人真事,但河伯所代表的形象确实很典型,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。

河伯是幸运的,他走出了黄河,看到了北海,使他的人生见识和格局有了质的飞跃。那么,那些终生没有走出封闭狭隘环境的人呢,他们能够改变内心的“自大”吗?可能有一点困难!人的见识不同,经历、格局不同对同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,争辩也争不出一个对错,因为相互之间不在一个起点上。用庄子的话说就是:“井蛙不可以语于海,夏虫不可以语于冰。”现今的网络上,经常看到一些不同层次的人,为了一件事情争吵得面红耳赤,甚至于对骂,最后还是分不出谁对谁错,真理在那里不是越辩越明,而是越辩越糊涂。

据说孔子的一位学生遇到一个拜访者,问孔子学生一年有几季?学生说一年四季这还用问吗?那个拜访者说你错了,一年只有三季。俩人为此争辩不

休,恰逢孔子出来,学生兴冲冲地跑上前去问孔子:“老师,一年明明是四季,他却说只有三季。”孔子看了看拜访者说:“一年确实只有三季。”拜访者带着胜利满足而去。学生说:“老师你平时教育我们都说一年有四季,今天怎么突然改口说只有三季呢?”孔子望了望拜访者远去的身影说:“这种人你不值得与他争辩。”

如果说一个人因为环境所限,造成自己无知自大还可以改变、可以谅解,那么,有一种人完全出于自己的虚荣,故意夸大、造假、瞎编、自嗨着实让人厌恶。在我们的周围你是否经常发现有这么一种人,由他主政的小单位经济实力一般,业态也不新兴,科技水平管理水平都上不了台阶,主政人为突显自己的政绩猛吹猛擂,什么年增长达到多少多少,在同行业第一方阵,哪项指标又领先全国同行业等等,一句话,“天下之美为尽在己。”世界上大与小、强与弱都是相对的,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。

如何走出“自大”的盲区,依我看第一种人加强学习,深耕自我,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开眼界、长见识,向河伯学习,提升自己。第二种人改变起来有难度,人们常说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嘛。但也不是无方,只要端正心态,实事求是,做老实人干老实事,承认不足,迎头赶上,毛病就可以改掉大半了。无知与浅薄是产生自大的最佳温床,虚荣与好功助推自大野蛮生长!

染坊里的蓼蓝

安徽合肥 程耀恺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家住在六安东乡,对门是郭家染坊。郭爷爷接收乡下人送来的白坯布,用不同图案的模板,在坯布上漏蜡,蜂蜡凝固后,坯布入缸浸染,之后是漂洗、晾干、去蜡、再漂洗。作为染坊,郭家与别家有两点不同,一是郭爷爷会在青花上制造冰纹,非常好看;二是他家的后院,沿着院墙种了多丛蓼蓝。制造冰纹是技术活,我不懂,我的兴趣,只在那些长得比我还要高的蓼蓝上。

郭爷爷慈眉善眼,闲下来常给我们读《三国》与《水浒》,读累了就躺在靠椅上,闭目养神一会,这当儿,是跟他交流的最佳时机。于是问起后院里的蓼蓝,幸亏那一问,让我知道蜡染使用的靛蓝,竟取自蓼蓝。郭爷爷说:提取靛蓝是另外一个行当。我种点蓼蓝,跟你大伯店里供着的关公一样,奉若神明。你看我染的布,不仅耐脏、耐晒、不褪色,而且越洗越鲜亮,这都是托蓼蓝的福。

上中学之后,开始接触古典文学,读《荀子·劝学》:“青取之于蓝,而青于蓝;冰水为之,而寒于水。”老师解释道:“青是靛蓝的颜色,蓝是一种叫蓼蓝的草。所谓盛于蓝,是指从蓼蓝中提取的青染料,比蓼蓝更青更蓝……”青与蓝,从书本上跳到老师的口中,绕来绕去。同学们听后,多半似懂非懂,然而我心里明白,青是颜色,蓝是蓼。

蓼科植物,在六安东乡,除了郭爷爷,大概没有人特意种植。它们生长在水沟旁或低洼的湿地里,阳春三月,各种蒿蓼的嫩芽,齐刷刷从土里冒了出来,风吹日晒,茎高叶密,待到立夏一过,红色小花聚成穗状,在风中摇曳,不知哪位女孩看了,送给它们一个动听的名字:水红花。凭着花与叶的不同,我的外公就能说出它们的用处来:有的可以拿来止血,有的采下做糟曲子的原料,红烧鱼时,辣蓼的籽,还可以当作去腥的调味品。其中,叶子呈长椭圆形,晒干时由绿变蓝的蓼,才是蓼蓝。

我到合肥读书的次年,郭爷爷谢世,郭家染坊就此关张,夏季的一场大雨,又让郭家后院围墙坍塌,从此蓼蓝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,直至踪迹全无。毕业后被分配到陌生的县城。城西那片大湖,放干水辟为军垦农场,可耕之处种小麦,边角地就

长蒿蓼。那个县城古称蓼城,在那里我心心念念盼望碰见蓼蓝,但始终未能如愿。没法子,只得把希望寄托于书本。这样,我就在《诗经·小雅·采芣》里,实现了与蓼蓝的纸上邂逅。“终朝采蓝,不盈一襜”,写诗的人没交待何以采蓝,注家替他说了。《孔疏》:“蓝可以染青,故《淮南子》云:青出于蓝。”试想,一个妇人,一个早上,采蓝不盈一襜,看来她的心思不在采摘上,“五日为期,六日不詹。”原来是丈夫行役在外,期逝未还。蓝,就这样被古人用文字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。

书架上还有一本《四民月令》,这本书是汉代人写的,作者在《三月》篇中说:“榆莢落,可种蓝”,又在《五月》篇中说:“是月也,可别稻及蓝。”很显然,对于蓝,周代人“采”,汉代人则开始“种”与“别”了。种,不言而喻;别者,拔也。“别稻及蓝”即育苗在先,拔而定植于后,故《齐民要术》交待:到了七月,才“刈蓝作淀”作淀,是指制作靛蓝。

当我的外孙与孙子上中学后,他们在课本上同样碰到“青取之于蓝,而青于蓝”那句话,老师同样照本宣科“青是靛蓝的颜色,蓝是一种叫蓼蓝的草。所谓盛于蓝,指从蓼蓝中提取的青染料,比蓼蓝更青……”小兄弟俩,照样似懂非懂。我一时也找不到蓼蓝植株,只好退而求其次,在百度上搜索图片,再取出从丽江带回的蜡染台布,告诉他俩:这块蜡染台布,是用靛蓝染制的,而靛蓝是从一种叫蓼蓝的草里提取的,台布上靛蓝的颜色,更胜于蓼蓝的青色。

两个小家伙相视一笑,然后异口同声地“噢——”了一声,但我不知道这“噢——”的确切含义,是了然于心呢?还是似懂非懂?

青门引·巢湖春行

安徽合肥 王家富

春日晴晖丽,
垂柳万条柔细。
巢湖四野草青青,
明眸画意。
碧浪无际。
幽姿摆摄多才艺,
尽与红梅喜。
友朋逸致无限,
高情若水风生起。

姐姐

安徽合肥 杨根秀

姐姐比我大三岁。我在家中最小,父母特别宠爱我,我从小很少干家务活。姐姐小的时候,洗碗、扫地之类的事情都是她干。开始的时候,姐姐还说父母偏心,不让我干活,有好吃的东西都给我吃。而父母总说:“她小,你是姐姐,要让着妹妹。”看父母从不叫我干,她就趁父母不在家时叫我干,我没干好她还训斥我,有时还动手打我。我也丝毫不让,和她针锋相对地吵架、打架。有一次她叫我刷碗,我一不小心把一叠子碗全掉在地上,打烂不少。她看见二话没说,把打烂的碎片扫干净扔进垃圾桶里。从那以后,她不叫我干家务活了。

姐姐上小学一年级后,父母上班,因为没人带我,妈妈怕我在家着急,就找学校领导,把我也送进和姐姐同一所小学上学。姐姐不仅学习成绩优秀,还是班级首批加入少先队的队员,她是班级的学习委员,还是学校宣传队的乐器队员,她会弹扬琴。她干什么事都很认真,暑假把扬琴搬回家来练。扬琴架得高高的,我够不着,趁姐姐不在家的时候,我就爬到家里高凳上,看着琴架上的简谱,唱名 1234567、音名 CDEFGAB。弹琴的童子功都是偷偷从姐姐那架扬琴上练来的。

记得我初三的第一学期,姐姐高一,母亲因为患了重病,住院好几个月,父亲工作忙得分不开身。白天,奶奶帮助照顾母亲,可奶奶也是七十岁的人了,她说她只能照顾白天,晚上不能陪夜。那个时候是没有护工的。于是晚上及周末,照顾母亲的主要是姐姐和我。医院的条件还行,但在陪护时间里,没有地方做老师布置的作业,我心里非常焦急,就同父亲说道:“我妈病得真不是时候,我都初三了,不到一年,就中考了,成绩不好,会连高中都考不上呢,咋办呀?”父亲听我这么说,一个劲唉声叹气。姐姐听见了赶紧说:“这样吧,小妹考高中要紧,还是我以后再多陪妈妈,让小妹在家好好复习功课。”父亲长叹了口气,点了点头。虽然妈妈住院几个月,我的学习成绩没受到影响,倒是姐姐成绩从全班前三滑到了三十名。面对父亲的忧虑,姐姐安慰道:“爸,您放心,我离高考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,以后加把劲,补过来就行。”

姐姐高三毕业后,考试失利,没考上大学,直接报名去外地参加工作了,从不流泪的爸爸泣不成声。我舍不得她离开家,就说:“姐姐,你留下来复读好吗?我们在一个班级学习。”姐姐说:“爸爸妈妈都老了,我该挑起家里的担子了。”

姐姐到外地上班去了。高三毕业后,我顺利地考上了一所心仪高校。姐姐非常高兴,到处说:“我妹妹考上了好学校,比我自己考上还要高兴,只要她过得好,我就好。”这句话在我工作多年后,她见到我也是这么说。